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目錄

「移民」——戶籍制度下的神話

- 劉志偉

文獻的搜集與解讀

徽州的春祈祭社——介紹一份社祭菜單

- 王振忠

林天川與《韓江記》

- 黃挺

關於十九世紀末期廣東潮汕地區基督教新教歷史之英美檔案資料

- 李榭熙

東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利用

- 楊寶霖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歷史檔案館從英國公共檔案館新購檔案複本簡介

- 香港歷史檔案館

活動消息

25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期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啓事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為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文稿中請勿出現任何顯示作者身份之文字。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300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5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為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5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為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子郵件：hsslzw@zsu.edu.cn
電話：86-20-84110305
傳真：86-20-84113308

「移民」----- 戶籍制度下的神話

劉志偉主講 *

中山大學歷史系

今天我要報告的題目是「移民」----- 戶籍制度下的神話，我在這裏說「移民」是「神話」，只是要強調我對移民問題的關注，在於「移民故事」背後的意義。在此，我應先作一點交待。在最近十多年，社會上及學術界都十分關注移民問題。我想這是與我們身處的環境有關，是面對生活而生出的關懷。移民在人類社會裏，本來是生活的常態，但當這問題受到關注時，我們往往會產生錯覺，覺得移民會不會是一種變態，是社會的特殊現象。假若仔細想一想，移民其實是人口的遷移，本來是一種常態。既是常態，為什麼會成為問題？為什麼會不斷被提起，不斷被記錄下來？直到今天仍受到關注呢？這正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我是學歷史的，談問題總愛上溯商、周，現在亦不妨從商、周說起。眾所周知、商人（殷商的商）本來就是不斷遷移的部落，移民根本不會成為問題；就如我們不會談遊牧部落的移民問題。中國移民問題的出現，基本上是從周代開始，特別是春秋戰國以後。這是隨着中原地區的人民定居下來，國家建立戶籍登記制度以後才產生的問題。部落首腦為要知道其屬下人口，而進行的人口登記；到部落定居下來，在一個特定的地域範圍，純粹為確定兵源的人口登記，變成以特定地域範圍內進行的民數登記，這便是戶籍制度的開始。這時候移民才會成為問題，也就是說「移民」概念的出現，實際上是人們定居下來的結果。

在中國史籍中看到的移民記載，尤其是官方文獻中有關移民的記載，大多與國家行為相關連。如直接由政府組織的移民；或是被政府視為對其統治的有效性，對地方穩定構成威脅的「流民」，都是與國家統治有關才被記載在官方文獻。最典型的例子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移民而有僑寓郡縣的設立，經過若干年後，以土斷的方式，把移民定籍為本地居民。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深遠的南北朝移民運動，便這樣被記載下

來。據此，移民便與官方戶籍登記連繫在一起。

在明清史籍，我們看到大量移民的記載，尤其是明代，「使民實邊」，「使民實都」皆與戶籍有關。更普遍的是「使狹就寬」，從人口密集地區遷民往人口稀少的地區。還有「流民附籍」，其前題是先有「流民」，而「流民」這概念是以政府戶籍制度為基礎，從政府的立場出發，把脫離政府戶籍登記的人視為「流民」。政府在處理「流民」運動時，是把他們編進新的戶籍體系。因此，移民活動被記錄在史籍，作為問題而存在，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

面對史籍中的移民記載，作為歷史學家，要清楚自己是在處理歷史事實的問題，還是歷史記憶的問題，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我把史籍中的「移民」記載看作為歷史記憶，是與我閱讀的資料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閱讀民間的文獻----- 如族譜，可以得到一個很深的印象，在族譜裏所記錄的祖先，一無例外都是移民；但被編進族譜的成員，具有宗族成員資格的人，都是定居者。如族中成員外遷，譜中會寫「外出，遷某某地」，在其下便不再作任何記錄。這是族譜記載的基本方式。當然，20世紀以後的族譜，由於編譜者要處理的問題，要滿足的需要都有很大的變化，族譜的作用已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這裏所說的族譜主要是清代以前的族譜。也就是說，人們定居下來，進而編寫族譜；但在族譜裏最重要的是記載他們對祖先遷移的歷史記憶。我們現在研究移民問題，相當依賴族譜資料。很多研究者已不能滿足於過去只依據官方文獻裏記載政府為推動或為處理流民問題而記錄下來的資料；從而，更注意族譜資料，因族譜更能反映移民的實際情況，對移民問題的研究更有幫助。再者，地方志對移民的記載，其實亦是由所能搜集到的族譜資料整理而成；所以，我認為地方志中的這類資料，在性質上是屬於族譜資料。若把族譜看成是中國民間歷史記錄，這種歷史記錄所反映的中國社會，

實際上是中國社會裏的歷史記憶，是人們對祖先的記憶，對祖先遷移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除了在族譜外，還透過口述，普遍流傳在一般老百姓的記憶裏。這種口述傳統，與族譜裏的記憶，基本上是同一類資料。因此，我們在民間文獻中讀到的所謂「移民」，很多時都是大家的一種記憶。它作為記憶被流傳下來，被寫在文字上，是因為這個「移民」記憶對流傳、記憶和記錄的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是由祖先連繫到自己的來歷，確立自身的來歷。我說「移民」記憶是「神話」，便是在這意義上說的。

人口遷移本來是可以完全被遺忘的歷史。假若，我們細讀族譜資料，又或到鄉間聽老人家述說他們祖先的故事，便可以深深感受到祖先遷移的歷史是可以被遺忘的。他們先把祖先的來歷忘掉，然後再去尋找，重新建立「記憶」。這個「記憶」或許是新的創造，又或許是尋找回來的。這個「遺忘」、再「重建」的過程，表現出他們對自身來歷的重視，但為什麼會對祖先的來歷重視起來？在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這是與戶籍制度的發展有緊密的關係。若把問題與我們今天的歷史與社會生活相連繫，我們可以把問題上溯到明代，因為明代政府對戶籍制度的重視，對戶籍管理的嚴密，使人們變得重視自身的來歷，而從事自身來歷的重建。在明清時期，有各種各樣關於移民的傳說，在下一節，張小軍教授、趙世瑜教授會談到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在這裏我想談廣東人比較熟悉的珠璣巷傳說。在座有不少人對這傳說曾作深入的研究，故我只作簡要的介紹。在珠江三角洲大部份人都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北宋末或南宋末年由粵北（廣東北部）的南雄珠璣巷遷移到珠江三角洲的。這傳說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傳頌最廣的是說當時胡妃或蘇妃從王宮裏逃跑了出來，在南雄珠璣巷為一位商人收留；後來，王帝追查，在珠璣巷的居民怕受牽連，一起逃亡，沿著北江逃往珠江三角洲地區住下來。這故事的真假，有很多不同的爭論。但基本上，史學界認為故事是虛構的。然而，故事背後的是否反映了北宋末年曾有一批北方人移居珠江三角洲呢？若我們認真細讀這故事，故事的重點不在移

民，而在於說明這批遷移者是有戶籍的。故事中很重要的一個情節是珠璣巷的逃亡者是先在縣衙領取路引，在到達珠江三角洲後，又在地方土著的幫助下，在當地官府登記戶籍。故事中的矛盾是十分清楚的，既是逃避官府的追捕，何以會先向官府領取路引？在順德、中山、南海、新會等地定居後，何以又會向當地政府登記戶籍呢？我們試把問題放在珠江三角洲社會歷史的發展脈絡中，便可從兩方面去理解這故事：

其一是從無籍變為有籍。這是明初珠江三角洲的重要社會變化，由於明初朱元璋政府在地方上抓到所謂無籍者，如蛋戶，便會把其編入軍籍。有兩次很大規模的「籍蛋戶為軍」，但仍未能把這地區的居民全部編入戶籍。那些無籍者，加上部份被編入軍籍而又不想服兵役的逃戶，後來引發了一次頗具規模的「黃蕭養之亂」。亂事平定後，明朝軍隊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逐村搜查，要分辨誰效忠國家，誰是叛亂者。當時，很多人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叛亂者，便要證明自己是有戶籍的。

其二，是與軍戶的發展有關。這一點我沒有確實的證據加以論證，但可以在這裏與各位談談我的看法。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大量的居民被編入軍籍，後來這些人欲脫離軍戶的要求十分強烈。當時人用以脫離軍籍的辦法，都可以在珠璣巷的傳說中找到。在明初軍制，如果不是隨朱元璋大軍到來的，便是籍蛋為軍者，或是在當地收編何真的勢力而為軍者。如若不是上述三項，而說是由珠璣巷來的，便很顯然不是軍籍，不用服軍役了。

所以，珠璣巷傳說背後的意義，一方面是黃蕭養之亂後，要通過戶籍去劃清是否對國家效忠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要把自己軍籍的身分脫去。為此，珠璣巷的傳說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被普遍採納。其實採納此傳說的人，至少有相當一部份是本地的土著。當然，這點亦是難以證明的。因此，我們可以把移民傳說作為神話，更確切的說，是作為歷史記憶、歷史的表達。故移民是可以創造出來的，並不斷被強調，被記進族譜，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直至今日，移民傳說仍不斷

被編進族譜。今天，我們研究「移民」，必須先清楚要研究什麼？是研究當時移民的歷史，還是在研究作為一種歷史記憶的移民概念？就如珠璣巷傳說，我們究竟是關心南宋的歷史，還是明、清時期的歷史？在下一節，趙世瑜教授、張小軍教授會講到大槐樹的移民傳說，我對此沒有專門的研究，但看他們的文章，應該是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歷史。假若要研究明初的歷史，在官方的實錄正史裏，已把這故事說得很清楚了。若把問題擴展到香港，一般香港人都接受香港是個移民社會的說法，但現在香港面對的尖銳的社會、政治問題，正是新移民的問題。雖然，無論新舊，大家都是移民，何以「新移民」會成為問題？這不單是先、後的問題，背後有更複雜的政治、社

會、文化與歷史的原因。所以，無論研究香港移民，還是新移民的問題，我覺得還是把它作為當代社會問題，才能觸及問題的核心。海外華僑社會是否有相類似的情況，我不了解，希望在接下來的三天會議期間，能向各位多多學習。

* 劉志偉教授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至十八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之「塑造故鄉 ---- 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中，以「移民 ---- 戶籍制度下的神話」為題，發表主題演講。本文是依據該次主題演講的錄音整理而成。由於文稿未經講者校閱，箇中如有錯漏，當為整理者之責。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會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至十一日（星期六至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六）

論文報告一：12:00-15:00

講者：陳景熙（汕頭大學中文系）

講題：官方、商會與地方貨幣控制權 ---- 以 1925 至 1935 年的汕頭市為例

公開討論

論文報告二：15:30-18:30

講者：韋錦新（中山大學歷史系）

講題：東莞明倫堂與沙田

公開討論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日）

論文報告三：9:00-12:00

講者：歐冬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題：與自然共處 ---- 新港鎮個案研究

公開討論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 Email: schina@ust.hk

徽州的春祈祭社 - - - 介紹一份社祭菜單

王振忠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至遲自清初以降，「社則有屋，宗則有祠」便是徽州諸多村落中的常見景觀。春祈秋報作為農業社會的重要儀節，「春來早發催花雨，社鼓冬冬賽石扉」，可以說是當日春祈祭社的真實寫

照。題作明程敏政原編、反映徽州祭祀禮儀與社會生活的《祈神奏格》¹禮卷，就收錄了一份《春祈祭社》科文：

伏以月屆仲春，適勾龍之啟祀；日臨五戊，當玄鳥之初歸。茲惟東作方興，敢爾虔忱昭告：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某）眾信人等，涓今（某）年月日春祈之辰，謹備清酌，和羹鼎肉，花幡之儀，百拜致祭於（某）大社社稷明公尊神、社母聖宮夫人、社子社孫聖眾、掌管人倫罪福神君、五穀苗稼龍神、收攝蝗蟲使者、五方社令、一切神祇。鑒此香筵，受沾供養。伏念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社主土，稷主谷，實為天下之正神；春有祈，秋有報，總系人間之勝會。況茲社為一方之主，而吾家同百世之盟。不懈益虔，有求必禱。言念（某）眾信人等，生居塵世，多沐洪恩，每賴匡扶之力，寧忘祈報之忱。茲逢五戊之辰，聊賽三春之愿。謹備花幡，特伸朝獻。

伏以粒食養生，悉荷陰功立命；賦稅上貢，實蒙神力輸忠。東作屆期，虔忱昭告，爐焚真香，酒當初奠。

伏以滋生品物，輔相兩儀之功；百谷惟蕃，慰滿三農之望。神明罔祝，曷望有秋，爐焚真香，酒當亞奠。

伏以發生嘉谷，功被當時有光；粒我蒸[烝]民，澤流萬世永賴。仰祈庇佑，專望年豐，三炷真香，酒當終奠。

伏愿社主一方，稷延千載。螟蝗無侵害之危，雨暘有時若之慶。五谷熟而人民育，共樂堯歌；百室盈而父子康，載揚周頌。入則孝，出則弟，克綿後裔；富而貴，福而壽，永享無疆。有子才能跨灶，未子早賜添丁。讀書三元連捷，求財百倍全收。牲財旺相，產業興隆。凡居士農商賈之間，均享福壽康寧之慶。所有幡儀，用伸燎貢，伏望神慈，俯垂鑒納。

對於春祈祭社，清康熙、雍正時期由黃景琯、黃呂編纂的《重訂潭濱雜誌》中編「社燭」條曰：

吾里春秋社皆設祭，社首凡百戶，惟前後值年之二十戶與祭。祭畢，具飲福之禮。酒必老春，肴必豐腴，炙雞烹魚，大馘肥臠，觀者無不朵頤。稍有不善，則起訾之。蓋循甲乙，迭為賓主故也。然所費不貲，貧者每以為苦焉。²

潭濱即位於歙西平原的潭渡村。這部反映清代潭渡村落文化及社會變遷的史志資料，對於社祭後的「飲福」雖有概括性的描述，但其具體內容卻難知其詳。有鑒於此，下述民國時期的一份社祭菜單，似可作為異日進一步研究之參考。從同時收集到的一批文書來看，此一菜單所屬的地域應在歙南瞻淇一帶。茲逐錄於後，以饗同好。

主壇神前祭菜四十品

第一排生氣：全雞，喜林；全魚，祖義；野雞，光大；野鴨，灶元；全鵝，祖培；對鳩，關城；鰻（魚黎），春輝；圓魚，祖照；螃蟹，恒壽；對蝦（旁註：改全鴨），芝生。

第二排^{海味}_{四子附}：毛燕，元銘；海參，祖照；魚肚，大禮；鯉乾，樹奇；香菌，金水；大尾，心田；雞子，禮生；鴨子，元銘；鴿子，眾辦；鵝子，中庸。

第三排葷腥：蹄包、白切，潤伯；蘭片、爪尖，灶金；肉圓、魚圓，祖輝；豬腰、豬舌，紫星；雞肫乾，松庭；鴨舌，光華。

第四排點心：小米團嵌元寶，春輝；小粽子、小花餃、春筍、小蛋餃、金針結，步霞；肉包、肴饅，光輝；春餅，元茂；百合，坤達。

祭盒四十品

第一排十景糕加人物片；
第二排海味十品；
第三排南貨糖果十品，啟泰；
第四排水果十品，啟泰、德新。
魚翅，得貴；海參，恒福；魚肚，步霞；蝗乾，樹奇；淡菜，恒春。
螃蟹，恒羅（螃蟹上畫框，旁註：蹄筋，恒壽）³；蘭腿，關城；大尾，心田；
麻菰，金水；明甫魚，禮生。
冰糖，光治；南棗，德鵬；佛香片，恒祥；冬瓜丁，連生；桂圓，啟用。
荔枝，松庭；瓜玉（或金豆，或橘餅代），江法；黃實，喜林；胡桃肉，光華；蓮子糖，大成。

社屋裏式十四品

海參，祖義；魚肚，大禮；全雞，連生；全魚，中庸；螃蟹，（原作恒壽，後塗掉。上註：鰻（魚梨），德貴）；圓魚，芝生；
蹄包、白切，光佑；爪尖，恒壽；肉圓，祖輝；蘭片，恒壽；雞子，禮生；
鴨子，元銘；豬腰、豬舌，灶知；春餅、蛋餃，元茂；笋尖，坤達；
肉飽、肴饅，光輝；米食，春輝；雞肫乾，啟用；香菌，金水；銀針，恒春（原寫步霞，後塗掉）。
獻生雞^雞德鵬；饌盤，雞四隻^{紫星兩隻}，灶知兩隻^{坤達二個}，兔四個^{祖煦二個}；三牲^雞，春輝；
（席盤中）密[蜜]餞十品，得貴；水果十品，祖煦；魚四尾，恒祥二尾（魚）、恒壽一尾、灶金一尾（鯽魚）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春社^臣義輝^{義輝}社祭菜單

菜單中的斜楷體，均為參與社祭者的名字。在每份菜單的上方，寫有一「收」字。顯然，這是由值年（臣賓、義輝二人）預先擬好的社祭菜單。當參與社祭的人員交上自己負責供辦的祭品後，就由值年寫上「收」字。這份菜單中的「生氣」，應是指祭品中的活物。而其中提及的南貨和海味之使用，也頗值得注意。在清末民國時期，徽州人在祭祀中已普遍地使用了海產品，俗有「五海」之說（五海即五種海產品，但究竟哪五種並未有嚴格的規定）⁴。這些食料有的來自府、縣城所在的南貨店⁵，有的則是由徽商從外地寄回⁶。

社祭菜單書寫在一張紫色的大紙（版幅 54cm × 79.5cm）上，幾處黃色的斑團，頗像是佳肴湯漬與菜單底色交染後呈現出的顏色。懸想時勢 莫非這正是當日朵頤大快、春社狂歡時潑灑下的歷史印痕？

註釋：

- 1 清刊本一冊。另，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有據稱是明刻本的《祈神奏格》（善本書），分「禮樂」、「射御」和「書數」三冊，其文字與筆者手頭的這部清刊本略有不同。
- 2 頁 28 下至 29 下。刊本一冊，王振忠收藏。
- 3 應是指將螃蟹換成蹄筋。
- 4 參見王振忠 徽州家族文書與徽州族譜 ---- 黟縣史氏家族文書鈔本研究，載上海圖書館編《中華譜牒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1 月版）。
- 5 徽語中的「南貨店」指雜貨店或山貨店。筆者手頭一冊反映道光以前徽州民俗的文書 ---- 《偉記存底》抄本，記載了方谷堂「清明進城買物」時開列的細單，其中就有「南貨」一項（包括金針、木耳等）。
- 6 關於這一點，在現存的不少徽商信底中頗多例證，茲不贅。

林大川與《韓江記》

黃挺

汕頭大學

一、林大川

前幾年，淑彥兄的《潮汕人物辭典（文史藝術分冊）》¹出版，送了我一本。我嘗問他，為何未收《韓江》、《西湖》兩記的作者林大川？淑彥兄很厚道地一笑，回答，材料難找。

我知道淑彥兄講的是實話。儘管林大川只是百許年前的人，而我們對他的生平，已經不甚了了。現在所能看到的比較完整的介紹，是張國棟的《天井詩話》：

「林君大川，字利涉，號蓮舟，韓江佳士也。志在煙霞，情耽風雅，著述甚富，有《韓江》、《西湖》兩記行世；又有《續韓江記》、《釣月山房詩草》、《蠡測詩話》諸大作，雖未剞劂，已膾炙人口矣。」²

饒鏐先生在《潮州藝文志》裏引稱了上面一段話，又稍加補充，說：

「林蓮舟，同光間，海陽國學生，能詩，與同邑戴漉巾潛夫相唱和，時有韓江二布衣之目。」³

從上面兩則記載，我們可以約略知道：林大川是海陽人，進過太學。但國學生有六貢四監的不同，又有正途捐納的區別，林大川究竟由哪一條途徑進學？不清楚了。林大川詩文都寫得很漂亮，有好幾種著作。但這種才能並非國家所需要，所以他未做過官，饒先生書中稱他為「布衣」，「志在煙霞」則是更加委婉的說法。

另外，八卷本《韓江記》的第七卷中，有《甘露寺銘》一則。這則銘文的題刻，現在仍然保存在桑浦山甘露寺，落款為「林大銓」。蔡起賢老師說：

「甘露寺內石刻《甘露寺銘》，作者有的說是林大銓，有的說是林大全，應是石刻日久風化，字跡湮滅，或是後人填色有誤。」⁴

我到過甘露寺幾次，每次都要把石刻摩挲一番。石刻確已有些風化，字跡卻並沒有完全

湮滅；款字也有誤填的，而「銓」又清清楚楚地可以從刻痕中辨認出來。我想，林大川對自己的姓名，或者有「林大銓」的另一種署法。因為「川」、「銓」兩字，潮州話讀音特別接近，而用同音字或音近字做別名，于古于今，都不難找到例證。

《韓江記》裏還有一段記載，涉及到林大川的身世：

「『喜與皇家補袞，巧為游子縫衫』，此余老針鋪舊聯也。老鋪招牌「林俊髦」三字，非店號，乃余上六代祖諱也。俊髦公琢針，貨歸真實，利取零些，故近而川廣蘇杭，遠及南交各國，女惟俊髦針最合用，商惟俊髦針最易售。業傳七代，人養三房，凡百有餘口，一生食著不盡者，勤此為生計也。願我後人，不負厥祖，亦能貨歸真實，利取零些，不賣招牌，即為俊髦公之孝子賢孫矣。」⁵

於是我們對林大川又多了一點了解。他是潮州府城人，生長在一個世業工商的家庭，到他那一代，林家琢針已經有二百年的傳統，產品銷路極廣。去年在泉州，與海交史館的葉恩典兄神聊，問他，泉州人對潮州有何種印象？萬萬沒想到他首先提到的是針，說，潮州針好用，品種多，價錢平，許多老太太至今還嘖嘖稱讚不已呢。——這針，或許就是林家所出產。林大川已經進學，照時髦的說法，是個知識分子了。而他對自家的這份世業，猶關心有加，讀了上引那段文字最後幾句，誰都能夠體味出來。

讀了「針鋪」一節文字，忽然記起潮州掌故家黃梅岑先生。莫准他在著作裏談過林大川。將書一翻，果然如此。黃先生說，林大川乳名叫海泉，祖籍福建，先人移居潮州，傳到林大川已經9代。還說：

「他是八世祖業桂之弟業松的長子，生于清朝道光十一年，逝世于光緒九年，年 53 歲。少讀書于小石獅巷一書塾。為人磊落豪爽，不圖功名，富同情心，時常資助貧困。」⁶

黃先生給這段文字取了個標題：「針鋪文人林大川」。這標題怪有意思的。開針鋪，工勤利薄，積數代之力，出個秀才已屬不易，入國子學，更難。林大川進了學，卻淡薄仕途，未曾有科名，方志的人物傳不提他。這也難怪。林大川精詩文，甚至能書法篆刻，然僅此，在修志的官紳們眼裏，一介「針鋪文人」而已，怎算得地方上的「人物」？

淑彥兄「材料難找」的苦衷於是乎生。不過，古今同揆，弄文舞墨者，大抵永遠也算不得個「人物」，要擺脫「莫予知」的尷尬，敢情最好是用手中弄熟了的筆，預留個「自編年譜」----- 玩笑話罷，諸君切勿認真。

二、《韓江記》與《續韓江記》

林大川勤於筆耕，一生「著述甚富」。其中最讓他滿意的，大概就是《韓江記》。在這本書的自序裏，他說：

「其構也精而賅，其措辭也簡而文；必篇整而格嚴，必句斟而字酌；欲信今而傳後，必考獻而徵文。雖不能重規而疊矩，卓而可以名家；諒不至獵秘搜奇，全然無裨于世。」⁷

然而，《韓江記》也像林大川本人一樣，並沒有得到纂修志書的官紳們的重視。光緒《海陽縣志 藝文略》記載了林大川的《釣月山房詩草》，卻未著錄《韓江記》。

最先著錄這本書的，是《潮州藝文志》。《潮州藝文志》說，「林氏大川《韓江記》八卷，存」，並用夾注指出張國棟《天井詩話》已經提到了它，又指出見存《韓江記》為「咸豐丁巳刊本」。此外，《潮州藝文志》又有「《續韓江記》，未見」一條記載，也說是據《天井詩話》著錄。⁸

細讀八卷本《韓江記》和上面引用過的《天井詩話》有關林大川及其著作那一段話，卻可

以發現，《潮州藝文志》關於《韓江記》和《續韓江記》的著錄似乎粗疏了一點。

首先，現存八卷本《韓江記》，並非咸豐七年丁巳（1857）刊刻的。因為在《韓江記》第七、八兩卷中，有不少條目，例如卷七「邑學」條記同治二年（1863）海陽縣學宮重修事，「金山書院」條記光緒六年（1880）方耀創建書院事，卷八「窖米」、「行龍」等條是光緒年間事，「甲子紀異」、「乙丑紀異」是同治年間事。寫作時間，都在咸豐七年以後。何況，七、八兩卷的卷目下面，都刻著「辛巳續刻」四個字。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這兩卷書是辛巳年，也就是光緒七年（1881）才刻成。

其次，《天井詩話》同時提到《韓江記》和《續韓江記》，卻未曾將兩書的具體情況，諸如內容、卷數、刻印時間等講清楚，不免要給後人留下一些疑惑。

照我看來，儘管《天井詩話》是光緒十五年（1889）成書的，但它介紹林大川及其作品的那段文字，應該在咸豐七年（1857）之後、光緒七年（1881）之前寫成。《天井詩話》所講的《韓江記》，不是我們今天所見的八卷本，而所謂《續韓江記》，應即八卷本《韓江記》的第七、八兩卷，並無單刻之本行世。

至少有兩個理由，可以支持我的推斷。第一，看《韓江記》的版本。《韓江記》與林大川的另一種行世作品《西湖記》，都是林氏釣月山房家刻本。將兩《記》的版刻風格稍作比較，可以發現，《西湖記》的行款、字體，與《韓江記》前六卷完全相同，而與《韓江記》後兩卷有較大的差別。我以為，《韓江記》的版本，至少有三個：第一個版本，是咸豐七年丁巳（1857）刊本。此本共六卷。字體較小而秀，與《西湖記》同出一手。這個版本刊行後，林氏又有續作，那就是《天井詩話》所提及的《續韓江記》。24年後，林氏將《續韓江記》編成兩卷刊版，與前刻六卷合為一書印行，沿用《韓江記》書名。這就是第二個版本，即光緒七年（1881）增補本。此本共八卷。增刻兩卷，字體較大而硬。第三個版本在民國壬戌年（1922）用增補本原版印

行，分裝 3 冊，每冊最後一頁添加「民國壬戌重刷」字樣和版權印記。《天井詩話》所提到的《韓江記》，是咸豐七年刊本。

第二，是《續韓江記》的寫作時間。八卷本《韓江記》的紀事，時間最後一條，為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二日⁹，則該書後兩卷的刊刻印行，大概要到這一年歲暮。這時，離林大川謝世，已經不足二年。縱使林氏仍然勉力續撰《韓江記》，恐怕也難成卷帙，更遑論行世且「膾炙人口」？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咸豐七年刊刻的六卷本《韓江記》，那麼，《續韓江記》的寫作，也就不存在時間方面的問題了。

《潮州藝文志》關於《韓江記》和《續韓江記》的著錄，現在依然被人襲用著。¹⁰因此，我不能不把這兩者的關係，認真地多講幾句。

三、《韓江記》的內容與史料價值

林大川作《韓江記》，是很有些史家抱負的。只要讀讀他在《韓江記序》中的夫子自道，就很清楚：

「國有史，一國之所繫焉。史之所或遺者，則有野乘稗官以承其乏。郡有郡志，一郡之所憑焉。志之所不能盡者，則有外紀餘書，以補其缺。此僕所由西湖作記于前，復輯著韓江于後也。」¹¹

他這種抱負，也得到學者們的認同。饒鐔先生的《潮州藝文志》，便把此書歸入史部地理類地方雜記之屬，加按語說：

「考《潮州府志》修于乾隆二十一年，自後未續修。蓮舟兩《記》所錄名勝古跡，雖多沿襲舊稱，而乾隆以後遺事逸聞，頗能旁稽備載，足補志乘之闕也。」¹²

林大川有意為方志補缺，《韓江記》的編次也頗有條理。第一卷記韓山。第二卷記韓江。第三、第四卷記郡城郊外，第五、第六卷記郡城城內，都自北起，而東，而南，至西而止。這前六卷，以地域為經，再緯以山川、名勝、古跡、井泉，舊聞、時事，人物、藝文。地方風俗物產，不單獨記載，但在敘事過程屢屢涉

及。後兩卷因為是補刻，編次稍亂。內容則大致相同，其間難免夾雜詭怪不經之談，就大體而言，基本上還是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自許那樣，「蓋記其實也」。

林大川用很生動的文筆，給我們勾劃出潮州的名勝風光，也給我們勾劃出清代道咸同光年間潮州的世相，使我們能夠真實地接觸到那個時代，接觸到那個時代的芸芸眾生，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不妨舉些例子看看。卷五「云帆遺像」、「上諭」、「甲寅紀事」這幾條的內容，涉及咸豐四年(1854)潮陽陳娘康、海陽吳忠恕聚眾造反一事。這是 19 世紀潮州史最重大的社會事件。關於這一事件的始末，陳坤的《潮乘備采錄》、《粵東剿匪紀略》和長篇潮州歌冊《吳忠恕》都有詳細的記載。¹³陳氏二書所採取的，是官方的態度。歌冊所反映的，是民間社會的看法。《韓江記》所載雖稍簡略，卻表現了地方士大夫的立場，正好與上述兩類文獻相補充，使我們對這一事件，有多層次的了解。

《韓江記》多以潮州勝跡為題，行文中又常常信筆記下相關逸聞，雖寥寥數筆，卻讓我們窺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某個側面。例如卷四「台聯」條，記鳳凰台聯語，下筆卻講：

「道光初，知海陽事于學質，聽形家言四鄉械斗者，鳳台有礙也，樓閣微有所毀。毀後械鬥勢益熾。後郡守韓鳳修重為修復。」

把當時潮州械鬥的風氣，和地方官無力控制地方動蕩，只好乞靈於堪輿之術的無奈，活畫出來。同卷「東皋花園」條，講述宗人林橡芳仿廣州潘伍園林建東皋花園，後面帶出一個故事：

「自題『江山勝覽』四字，宴客其間。客見四字，便與借金五百。橡芳尋思，其殆有所挾而求也，頓悟四字犯晦，改『江』為『湖』。明日復宴之。客一見無處啟齒，不待席終，喪氣而返。」

在這個小故事中，我們不難感受到當時文網之密，人情之薄，和志書中屢屢提及的潮人「健訟」的風氣。

其它，像卷五「丁巳紀事」條輯錄潮州的米荒與糧價，上文引用過的「針鋪」條記述作者家族的工商傳統與為商之道，都是很有用的經濟史料。

卷七「藍烈婦」條，立意雖不免迂腐，卻很具體地勾勒出早期潮僑的生活圖景：

「烈婦藍氏珍娘，澄邑林某之妻。就婚數月，夫因家貧遠適暹邦，婦針黹自勞。咸豐五年仲夏，某受親戚寄托資，自暹還。道遇賊，財被搶一空，垂涕而歸。藍氏詰問，某述其由，且勸改適。氏曰：『若欲改適，匪自今矣，何勞勸焉！』于是執繩並經而死。」

潮人過番的因由，僑眷在鄉的生活，水客制度，都可管窺一斑。同卷「節婦」條，卷八「搭蟲習歌」條，也都是有足取資華僑史料。

然而，林大川畢竟是文人而非史家，《韓江記》對詩文聯語搜羅宏博，可以看出作者興趣所在。鍾聲和給《韓江記》作《序》，用了很漂亮的文辭讚嘆道：

「丁巳之春，出其所輯《韓江記》，囑予點定。予三復吟誦，嘆其卷帙不繁，而當代名篇，前賢妙句，未始不悉備其中。生本探奇之妙手，抒闡幽之雅懷。遂使隱士孤吟，不隨秋花俱謝；名公片羽，可借宋艷並傳。是何異璞隱荊山，遇卞和而瑜著；劍埋豐邑，逢雷煥而光騰也。」¹⁴

實在把這一點看得很透。《韓江記》對宋明以後潮州詩歌、聯語搜羅宏富，作者自己和同時代文人的作品所佔分量最大。加上創作場景氛圍的介紹，作品優劣的點評，書中好些條目，完全可以作詩話讀。治潮汕文學史，這部書也是決不能忽略的史料。

至如卷五「靈毛」、卷六「城南書莊」、「吾心堂」、「雨亭居士」諸條，有意治潮汕藝術史者，至切勿輕易放過。

1998年5月，初稿於桑浦山麓宿舍；

2001年1月，修改於金濤莊寓所。

注釋

¹ 孫淑彥、王雲昌編《潮汕人物辭典（文史藝術分冊）》（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² 張國棟，字云生，潮陽人。《天井詩話》未見。引文從《潮州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204頁轉錄。

³ 饒鏐、饒宗頤《潮州藝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204。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釣月山房詩草》條案語說「大川，號蓮舟，國學生」，大概就是饒氏所本。

⁴ 蔡起賢：《甘露寺考實》，載《潮汕文化百期選》（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內部印行，1997）頁87。

⁵ 《韓江記》卷五「針鋪」條，民國十一年（1922）重刷釣月山房刻本，後面引用《韓江記》皆據此本，不另注明。

⁶ 黃梅岑《潮州街道掌故》（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1991），頁22。

⁷、¹¹ 林大川《韓江記序》，見《韓江記》卷首。

⁸ 《潮州藝文志》，同上版本，頁202 - 203。

⁹ 《韓江記》卷八「行龍」條按語。

¹⁰ 例如廣東中山圖書館、汕頭圖書館學會編寫的《潮汕文獻書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對《續韓江記》的著錄。

¹² 《潮州藝文志》，同上版本，頁204。

¹³ 陳坤，字子厚，錢塘人。咸豐四年潮州亂，陳坤為海陽縣丞，親與彈壓。《潮乘備采錄》所記為陳氏親歷事，有咸豐十一年（1861）廣州萃經堂刻本。《粵東剿匪紀略》依據官方文檔抄摘輯錄，同治十年（1871）廣州藝苑樓刻行，原刻未見，《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第42冊有油印本。潮州歌冊《吳忠恕》，不具作者姓名，潮州李萬利刻本，時間不明。

¹⁴ 鍾聲和：《序》，見《韓江記》卷首。

關於十九世紀末期廣東潮汕地區 基督教新教歷史之英美檔案資料

李樹熙

(Joseph Tse-Hei Lee, History Department, Pace University)

自 1860 年中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以後，天主教傳教士可到內地自由傳教和購地建堂。而基督新教不同宗派的傳教士則憑著歐美各國政府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獲得相同的權利。自此康熙末年形成的教禁解除，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建立的教會成為被清政府認可的合法組織。中國地方上一些涉及利益衝突的派系亦透過加入教會，利用西方傳教士的力量來抗衡敵對的派系，由此教案頻生。過去中外學者多從外交史的角度研究教案問題，鮮有從地方史入手。

我嘗試以 19 世紀末期廣東潮汕地區美國北方浸信會 (American Northern Baptist Mission) 和英國長老會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建立的教會村落為研究重點，把這些教民視為地方上的政治群體，利用中外官方的檔案、傳教機構的檔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調查，具體地探討這些基督教鄉村群體興起的過程，並將民教衝突置於地方的村落內部的利益集團鬥爭的脈絡中作分析，藉此了解民間派系如何利用基督教新教作為新的政治手段，進而改變原有形象，積極地參與地方上的利益糾紛。¹此文將略述關於這個研究課題之英美檔案資料大致內容，和評論其文獻價值。這些檔案資料可歸納為如下三類：

- (1) 英美兩國政府的檔案文獻；
- (2) 傳教機構的檔案文獻；
- (3) 個別傳教士的私人檔案。

以上每種檔案文獻都是在極為複雜的情況下產生，從資料搜集、分類到整理公開的過程中，每件史料都有獨特的故事。為什麼有些文獻得以存世，而另一些文獻則被毀滅，亦或不能公開讓研究人員參閱？存於於檔案館的歷史文獻，實際上是檔案管理人員在特定的環境下，透過昔日文獻創造者的語言重塑歷史的結果和解釋。在使用上述的檔案資料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每件史料的

來歷、著者的寫作目的和對象，以及著者的個人背景、觀點、偏見和理解能力，包括當事人對潮汕地區的認識和潮語的水平等等。唯有清楚了解每件史料的局限性，才可以將個別的檔案資料置於特定的時空中進行分析。

(1) 英美兩國政府的檔案文獻

最方便學者查閱的英國官方資料是所謂《藍皮書》，即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或 Sessional Papers。《藍皮書》是英國政府在 19 世紀以不同專題印刷成冊，提交英國國會的外交部文件，內容包括英國駐華公使向英外相呈交的報告及附件，英駐華各地領事給公使的通訊和有關地方事務的定期匯報。當中亦有不少涉及汕頭開埠、潮州入城問題、鷓汀村民與英兵衝突和教案問題的報告。

除《藍皮書》外，還有大批未付刊印的官方資料收藏於英國檔案館 (Public Record Office) 包括外交部的一般檔案 (FO 17)、英駐華公使和各地口岸領事的通訊 (FO 228)。²FO 228 內的文獻，以各地領事給駐華大使的報告為主，這些文件都是按照時序編排，其中在 1860 年到 1913 年間從汕頭寄出的文件就被編入一百多冊的通訊集內，文件長短不一，其編號見附表 1。

從附表 1 的年份可見英駐汕頭領事每年都定期向英駐華公使提交有關潮汕地方事務的報告。而 1890 年以後，領事更每季向公使呈交情報報告 (Quarterly Intelligence Reports)，其中詳細地記載有關地方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傳教事業、中方官員接洽，和潮汕地方官員調動等情況。若地方上發生涉及英國長老會傳教士及其會眾的民教衝突，領事官員會報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和中方官員的回應。在這些報告中不時可以發現大批領事官員就個別教案事件跟潮汕地方衙門交涉的

中文原文資料，和原文已失跡的英文譯本。由於潮汕地方官員沒有把這些跟英駐汕外交官員往來的公文呈交給廣州的兩廣總督府和北京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教務教案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清末教案》都未有輯錄。³ 這批公文有助了解中英雙方官員在不同時期處理潮汕地區教案問題的互動關係，更為研究地方衙門的運作提供了一條途徑。

其實，不同時期的英國駐汕頭領事官事對長老會的傳教事業都抱著不同的態度。他們並不始終以維護傳教事業為出發點，而是以維持與清地方政府融洽關係為目的，藉以方便和發展英商在汕的商業活動。所以，英國對於如何處理地方教務的問題，沒有什麼固定的、具體的策略。除了 1860 年代時的 George W. Caine 和 Chaloner Alabaster 這兩位領事官員比較同情和支持長老會之外，其餘的領事都是在維護英方商業利益和保持中英雙方官員友好關係的前提下，鼓勵長老會教士跟反教的一方妥協。為此，領事官員經常派人四出調查，搜集有關潮汕地區局勢和教士活動的情報，來確定自己的行動。

美國官方也有類似的外交檔案，但數量較少。其中在 1860 至 1881 年美國駐汕頭領事所寄出的通訊已拍成微型膠卷，供研究人員購買使用。⁴ 而 1890 以後一部份涉及美國北方浸信會及其會眾的民教衝突亦已經出版。⁵

(2) 傳教機構的檔案文獻

欲要研究潮汕地區基督教新教的歷史是必須參閱英國長老會和美國北方浸信會的檔案，這大概也是處理同類研究課題的一個重要方向。

英國長老會是一個跨國性的傳教組織，其在亞洲設立的傳教區分別為閩南、嶺東（即廣東潮汕和客家地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東巴基斯坦（即後來的孟加拉）。其海外傳教部的檔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 United Reformed Church 移交給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的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收藏，經整理後

已對公眾開放。⁶ 其檔案目錄十分詳細，大部份文件都是按個別傳教士的姓名排列分類。有關潮汕地區的文件都收在 Lingtung, Swatow 一項，其中較為重要的案卷編號和內容見附表 2。

在 19 世紀末期來潮汕的長老會傳教士多是蘇格蘭人，為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會友。他們當中以 William Duffus、William MacKenzie、John Campbell Gibson 和 Phillip C. C. Cousland 最為重要。他們都在潮汕地區工作多年，又懂潮語，並經常到韓江、練江和榕江的中上游地區、潮惠和閩潮的交界地區傳教，對沿途所見所聞的風土人情都有細微的觀察。他們定期給倫敦總部的通訊，除了詳細地報導教務之外，更會分析地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勢。其中在 1870 年代初寄出的報告，不時討論方耀辦清鄉之下的潮汕民生，並評估其對傳教活動的影響。

如果發生嚴重教案，傳教士一般都親自到案發地點搜集資料，並向英駐汕領事和清地方政府反映意見。他們同時會向總會匯報事態發展和討論對應策略等等。但由於當時中國與倫敦之間的通信往返一次就需要數月時間，因此，傳教士在處理具體事件和決定如何解決民教衝突時，比較有彈性和自行安排的能力。所以，他們必須不斷評估潮汕地區的局勢來確定自己的策略。

在翻閱傳教士的通訊和會務報告之時，會時常發現傳教士自製的潮汕地圖、教友名冊、個別信眾入教的故事、潮汕的風景圖和黑白照片。另外，長老會的教士亦出版了不少討論潮汕教務的書籍、年度報告、小冊子、潮語字典以及在各地教會雜誌發表文章。例如 John Campbell Gibson 寫過不少文章，極力主張把《聖經》翻譯成羅馬拼音的潮州方言；⁷ 他又編寫不少幫助年青傳教士學習潮語的工具書；⁸ 晚年又寫了一部深入剖析長老會在潮汕傳教經驗的著作，其內容亦涉及晚清潮汕地區的政治狀況、社會風俗、民間宗教儀式等等。⁹

除了英國長老會以外，美國北方浸信會是另一個活躍於潮汕地區的基督教新教傳教機構。其海外傳教部的檔案，收藏於美國浸信會歷史學會

的檔案中心 (The American Baptist Archives Center, The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¹⁰ 這批檔案已拍成微型膠卷，供研究人員購買使用。有關 19 世紀末期美國北方浸信會傳教士在潮汕活動的微型膠卷就有 17 卷，大部份的文件都是按照個別傳教士的姓名排列，其編號見附表 3。

美國北方浸信會的檔案未有像英國長老會的檔案經過仔細的整理和分類，研究人員首先要清楚知道在 19 世紀後期到潮汕活動的傳教士姓名和他（她）們居住在中國的年份，然後再查閱個別微型膠卷內有關這批傳教士從汕頭寄出的書信手稿和年度報告。其內容大體上與英國長老會的檔案相同，主要涉及傳教活動、地方社會、潮汕政局和風土民情等事項。

由於美國北方浸信會在鴉片戰爭之前已在曼谷的潮人群體中傳教，之後又經香港到汕頭設立傳教區，其檔案內有不少資料記載汕頭、香港和曼谷之間的潮州移民網絡，和傳教士如何依賴這種民間網絡來擴展教務。這批資料對研究個別潮民社區的演變及其外部聯繫，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¹¹

在眾多來潮汕的浸信會傳教士中，以 Adele M. Fielde 最受學者重視。她所寫的文集和文章，都是她在韓江、榕江和練江流域一帶傳教時將所見、所聞和所思加以融匯，以故事的方式作記錄，向西方讀者介紹潮汕的社會文化和民間習俗。更加可貴的是她特別重視潮汕婦女的地位，她對婦女的入教經驗和她們如何貢獻地方教會都有細膩的描寫。她的著作和書信，為研究婦女入教和她們的個人經歷提供了一條途徑。¹²

除了 Adele M. Fielde 外，William Ashmore 父子、William McKibben、John M. Foster 等人都是在汕頭工作超過十年以上的傳教士，每逢遇有教案問題，包括涉及浸信會會友跟天主教教友或長老會會眾的械鬥衝突，這些傳教士對整件事的發展都有詳細的記載。¹³ 若再結合地方衙門的文書和田野調查，無疑將大大拓展民間基督教歷史研究的視野，更有助了解教會如何以新的政治身份介入地方的利益糾紛。

(3) 個別傳教士的私人檔案

傳教士除了定期向所屬的傳機構匯報教務之外，還遺留了大量私人檔案，包括日記、家書、筆記、遊記、回憶錄、教會會友名冊和捐獻錄等等。

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的圖書館 (The Days Mission Library, Yale Divinity School) 收藏十多位曾在潮汕工作的美國北方浸信會傳教士的私人檔案，這批資料都是個別傳教士的家屬捐給該圖書館作歷史研究之用。有關這些傳教士的個人生平、其私人檔案大致內容和案卷編號，研究人員可在互聯網上查閱該圖書館的檔案目錄。¹⁴ 這批資料中以 Campbell 和 Foster Family Papers 最為重要。George Campbell 在客語地區傳教，John M. Foster 在練江和榕江下游一帶傳教。他們的日記和家書，毫無間斷地記錄在 1890 至 1910 年間在潮汕的見聞，當中對教務、中國信眾、民教衝突都有詳盡的記述；而 Foster 的日記更反映 1891 年方耀逝世以後潮汕政局的變化和地方的械鬥問題。另外，Campbell 和 Foster 夫人的日記和家書則較多討論潮汕的婦女地位和她們的入教過程。這兩個傳教士家庭的私人檔案中又有不少的潮汕地圖、海報、潮語學習教材和潮汕風景的黑白照片。

至於英國長老會傳教士的私人書信檔案，還有待學者進行尋覓和系統的整理。我只參考了 John Campbell Gibson 在 1874 年到 1890 年間從汕頭寄出的家書，其內容與浸信會傳教士的私人檔案同樣廣泛。

總之，傳教機構的檔案文獻與這批私人資料的優點在於其內容的多樣性；但相對而言，前者多為工作匯報，而後者則較多抒發個人意見和感受，當中不難看到傳教士在教務和其他事情上的個人立場和行動的反思。此外，日記和家書亦較多引述傳教士與中國僱工、慕道者和信眾對教務、教義和風俗的討論，這有助了解傳教士與入教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當比較傳教機構的檔案和個別傳教士的私人書信，便發現傳教士來自的區域、教育程度、家庭和階級背景對他（她）們如何理解潮汕社會有

很大的影響。那些來自小鄉鎮的傳教士，未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他（她）們考慮問題的方法和處理事務的手段經常受自身學歷的限制，在應付複雜教務問題之時，時常遭遇挫折。但亦有不少受過大學教育，甚至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過的傳教士，可謂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其價值取向與處事方式明顯不同。所以，傳教士對各項問題的觀察和對策，絕對不能一概而論。甚至傳教士本身，尤其是較長壽和久居潮汕者，其對其體問題的看法也會因時而易。例如浸信會的 William Ashmore 和長老會的 John Campbell Gibson 從當初對清政府抱有懷疑態度，到日後積極與地方衙門打交通和利用中國官方的影響力去解決民教衝突。在參閱傳教士的報告、私人書信及其出版的文章，需要仔細研究這些傳教士的個人背景、思維方式，與同僚及中國僱工的關係，及因時而易的處理問題的立場。在全面掌握上述多種複雜因素之後，才可以準確理解和使用傳教檔案。

以上簡單地介紹了關於 19 世紀末期潮汕地區基督教新教歷史之英美檔案資料，至於有關潮汕各個檔案館收藏的地方教會的歷史文獻和在田野調查的見聞，則留待日後再撰文討論。

註釋：

- ¹ Joseph Tse-Hei Lee, "Conversion or Protection?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hristian Movement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aozhou, South China," Ph. D. Thesis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0.
- ²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Ruskin Avenue, Richmond, Surrey TW9 4DU, U.K. <<http://www.pro.gov.uk>> and <<http://catalogue.pro.gov.hk/>>.
- ³ 呂實強等主編《教務教案檔》，第 1 至 7 輯，共 21 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4 至 198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末教案》，共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 至 2000）。
- ⁴ "The Nineteenth-Century Diplomatic Records, Consular Despatches: Swatow, 1860-1881," Call No: M113, 4 Rolls,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http://www.scholarly.com>>
- ⁵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9-1981), vol. 2 and vol. 3.

- ⁶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Thornhaugh Street, Russell Square, London WC1H 0XG, U.K. <<http://www.soas.ac.uk>>
- ⁷ John Campbell Gibson, *The Number of Readers in China and Work among Women there* (Glasgow: Aird and Coghill, 1887), and *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 (London: Hazell, Watson and Viney, 1888).
- ⁸ John Campbell Gibson (comp.), *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and to The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6), and *Manual of Swatow Vernacular, Part I*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 ⁹ John Campbell Gibson, *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901).
- ¹⁰ The American Baptist Archives Center, The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PO Box 851, Valley Forge, Pennsylvania 19482-0851, U.S.A.
- ¹¹ Joseph Tse-Hei Lee,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and Early Baptist Missionary Movement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Historian*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63, number 4, Summer 2001, pp.752-768.
- ¹² Adele M.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 (1893); and "Tenure of Land in China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3, 1888, pp.110-116
- ¹³ Joseph Tse-Hei Lee, "The Lord of Heaven Versus Jesus Christ: Christian Sectarian Violence in Late-Nineteenth-Century South China." Marshall Johnson and Fred Yen-Liang Chiu (eds.), *Sub-imperialism — a special issue of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 Critiqu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pp.77-99.
- ¹⁴ The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409 Prospect Street,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 <<http://www.library.yale.edu/div/colgpers.htm>>.

**Table 1. British Consular Reports from Swatow
(Shantou) FO 228/---**

| R.N* | Dates (Description) | | |
|-------------|--|-------|--|
| 293 | 1860 | 1020 | 1885 (From Swatow) |
| 296 | 1860 - 1862 (Chinese Enclosures) | 1029 | 1886 (From Swatow) |
| 315 | 1861 | 1031 | 1887 - 1891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 316 | 1861 (To Junior Consular Officers) | 1042 | 1888 (From Swatow) |
| 317 | 1861 - 1865 (Chinese Enclosures) | 1046 | 1889 (From Swatow) |
| 333 | 1862 (To Swatow) | 1051 | 1890 (From Swatow) |
| 336 | 1863 - 1864 (Chinese Enclosures) | 1068 | 1891 (Quarterly Intelligence Reports) |
| 354 | 1863 (Swatow) | 1089 | 1892 (From Swatow) |
| 357 | 1863 - 1864 (Chinese Enclosures) | 1093 | 1892 (From Swatow - Accounts) |
| 373 | 1864 (Swatow) | 1098 | 1892 - 1900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 396 | 1865 (Swatow) | 1124 | 1893 (To & From Swatow) |
| 400A | 1865 (Miscellaneous) | 1163 | 1894 (To & From Swatow) |
| 400B | 1865 - 1870 (Chinese Enclosures) | 1193 | 1895 (To & From Swatow) |
| 419 | 1866 (Swatow) | 1214 | 1896 (From Swatow) |
| 422 | 1866 (Miscellaneous) | 1228 | 1897 (To & From Swatow) |
| 439 | 1867 (Swatow) | 1242 | 1897 (Swatow - Accounts) |
| 442 | 1867 (Miscellaneous) | 1248 | 1897 (To & From Swatow) |
| 443 | 1867 (Miscellaneous) | 1255 | 1897 (To & From Swatow) |
| 458 | 1868 (Swatow) | 1275 | 1898 (From Swatow) |
| 461 | 1868 (From Miscellaneous) | 1330 | 1899 (To & From Swatow) |
| 462A | 1868 (From Miscellaneous) | 1363 | 1900 (To & From Swatow) |
| 479 | 1869 (Swatow) | 1395 | 1901 (To &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
| 480 | 1869 (Swatow) | 1412 | 1901 |
| 483 | 1869 (Miscellaneous) | 1413 | 1901 (Chinese Enclosures) |
| 484 | 1869 (Miscellaneous) | 1419 | 1902 (To &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
| 493 | 1870 (Swatow) | 1441 | 1902 |
| 513 | 1872 (Swatow) | 1461 | 1902 |
| 536 | 1874 (Swatow) | 1506 | 1903 |
| 557 | 1875 (Swatow) | 1562 | 1904 |
| 574 | 1876 (Swatow) | 1578B | 1905 (Accounts) |
| 595 | 1877 (Swatow) | 1580 | 1905 |
| 613 | 1878 (Swatow) | 1594 | 1905 |
| 634 | 1879 (Swatow) | 1602 | 1905 - 1906 |
| 660 | 1880 (Swatow) | 1633 | 1906 |
| 688 | 1881 (Swatow) | 1649 | 1907 |
| 711 | 1882 - 1883 (Swatow) | 1663 | 1907 |
| 764 | 1884 (Swatow) | 1671 | 1907 - 1909 (Chinese Enclosures) |
| 806 | 1885 (Swatow) | 1682 | 1908 |
| 835 | 1886 (Swatow) | 1700 | 1908 |
| 855 | 1887 (Swatow) | 1717 | 1909 |
| 867 | 1888 (Swatow) | 1755 | 1910 |
| 880 | 1889 (Swatow) | 1764 | 1910 |
| 891 | 1890 (Swatow) | 1795 | 1911 |
| 924 | 1865 - 1870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1833 | 1912 |
| 925 | 1865 - 1870 (To &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 1848 | 1912 (Chinese Enclosures) |
| 946 | 1871 - 1875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1867 | 1913 |
| 955 | 1876 - 1877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1876 | 1913 |
| 968 | 1879 - 1882 (To Swatow) | | |
| 971 | 1879 - 1882 (From Swatow) | | |
| 978 | 1879 - 1882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 |
| 995 | 1883 - 1884 (To Swatow) | | |
| 999 | 1883 - 1884 (To Swatow) | | |
| 1005 | 1883 - 1888 (Chinese Enclosures from Swatow) | | |
| 1017 | 1885 - 1886 (To Swatow) | | |

*Reference Number

Table 2.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rchives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Series No.1
Lingtung [Lingdong], Swatow [Shantou]

Reference Number: Box 31

Descript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876-1909)

| <u>Folder</u> | <u>Piece Numbers</u> | <u>Dates</u> | <u>Description</u> |
|---------------|----------------------|--------------|---|
| 1 | 1 | 1876 | Address from Tie Chin [Chaozhou] Church . |
| | 2 | 1876 | ~ |
| | 3 | 1881 | Minutes of Synod Meeting |
| | 4 | 1888 | Beith 6pp. |
| | 5 | 1892 | To Swansen 10pp. |
| | 6 | 1893 | Cousland, Chao-chow-fu Report |
| | 7 | 1894 | Cousland |
| | 8 | 1895 | ~ |
| | 9 | 1895 | ~ |
| | 10 | 1895 | Cousland |
| | 11 | 1895 | Translation of address |
| | 12 | 1896 | Cousland, report |
| | 13 | 1898 | ~ |
| | 14 | 1898 | reply to Women Missionary Association |
| | 15 | 1898 | Cousland |
| | 16 | 1898 | Broadfoot |
| | 17 | 1899 | Broadfoot & minutes |
| | 18 | 1899 | Draft from Swabue [Shanwei] Committee |
| | 19 | 1899 | Statistics |
| | 20 | 1899 | <i>Christian Endeavour</i> |
| | 21 | 1899 | Constitution |
| | 22 | n.d. | Broadfoot |
| | 23 | n.d. | Broadfoot |
| | 24 | 1894 | <i>Christian Endeavour</i> |
| | 25 | 1895 | ~ |
| | 26 | 1897 | ~ |
| | 27 | n.d. | Unsigned manuscript |
| | 28 | n.d. | Cousland |
| 2 | 2 | 1900 | Report, Statistics |
| 3 | 4 | 1901 | Dalziel, 3 enclosures |
| 4 | 3 | 1902 | Cousland |
| 5 | 7 | 1903 | Reports |
| 6 | 3 | 1904 | Minutes |
| 7 | 16 | 1905 | Various Correspondence |
| 8 | 12 | 1906 | ~ |
| 9 | 15 | 1907 | ~ |
| 10 | 11 | 1908 | ~ |
| 11 | 6 | 1909 | Reports |
| 12 | 3 | n.d. | Petitions, 2 Chinese messages |

Reference Number: Box 41**Description:** Individuals A-L (1867-1903)

| <u>Folder</u> | <u>Piece</u> | | <u>Description</u> |
|---------------|----------------|--------------|--------------------|
| | <u>Numbers</u> | <u>Dates</u> | |
| 1 | 1 | 1899 | Black |
| 2 | 10 | 1895-1903 | Dalziel |
| 3 | 47 | 1869-1875 | Duffus |
| 4 | 52 | 1876-1894 | Duffus |
| 5 | 54 | 1867-1881 | Gauld |
| 6 | 47 | 1874-1889 | Gibson |
| 7 | 59 | 1890-1906 | Gibson |
| 8 | 48 | 1880-1906 | Lyll |
| 9 | 6 | 1892-1905 | Lyll, S.A. |
| 10 | 3 | 1901-1903 | Alexander |

Reference Number: Box 42**Description:** Individuals M-W (1860-1902)

| <u>Folder</u> | <u>Piece</u> | | <u>Description</u> |
|---------------|----------------|--------------|--------------------|
| | <u>Numbers</u> | <u>Dates</u> | |
| 1 | 51 | 1860-1875 | MacKenzie Letters |
| 2 | 36 | 1876-1879 | MacKenzie Letters |
| 3 | 63 | 1880-1889 | MacKenzie Letters |
| 4 | 57 | 1890-1899 | MacKenzie Letters |
| 5 | 71 | 1890-1905 | MacLagan Letters |
| 6 | 14 | 1869-1871 | Masson Letters |
| 7 | 3 | 1891-1894 | Milne |
| 8 | 26 | 1880-1906 | Paten |
| 9 | 67 | 1858-1890 | Smith |
| 10 | 32 | 1896-1906 | Steele |
| 11 | 16 | 1869-1972 | Thomson |
| 12 | 13 | 1902-1924 | Whyte |

Reference Number: Box 46**Description:** Printed Reports (1867-1900s)

| <u>Folder</u> | <u>Piece Numbers</u> | <u>Dates</u> | <u>Description</u> |
|---------------|----------------------|--------------|--------------------------------------|
| 1 | 1 | 1867 | <i>Swatow Hospital Report</i> |
| | 2 | 1878 | ~ |
| | 3 | 1881 | ~ |
| | 4 | 1882 | ~ |
| | 5 | 1883 | ~ |
| | 6 | 1884 | ~ |
| | 7 | 1886 | ~ |
| | 8 | 1887 | ~ |
| | 9 | 1888 | ~ |
| | 10 | 1890 | ~ |
| | 11 | 1891 | ~ |
| | 12 | 1892-1893 | ~ |
| | 13 | 1894 | ~ |
| | 21 | 1884 | <i>Chinchow Hospital Report</i> |
| 3 | 1 | 1877 | Lu-Kia [<i>The Gospel of Luke</i>] |
| | 2 | 1883 | Vocabulary |
| | 3 | 1907 | ~ |
| 4 | 1 | 1905 | Steele Logomachy |
| | 2 | 1909 | Steel Syllabary |
| 5 | 1 | 1930 | Hymn Book |
| 6 | 1 | 1897 | <i>Missionary Endeavour</i> |
| | 2 | 1903 | Map: Province of Kwangtung Province |
| | 3 | 1905 | Swabue Rally |
| 7 | 3 | n.d. | Maps |

Reference Number: Box 47

Description: Printed Reports (1867-1946)

| <u>Folder</u> | <u>Piece Numbers</u> | <u>Dates</u> | <u>Description</u> |
|---------------|----------------------|--------------|---------------------------|
| 1 | 1 | 1880-1881 | <i>Swatow Church News</i> |
| | 2 | 1891 | ~ |
| | 3 | 1893 | ~ |
| | 4 | 1895 | ~ |
| | 5 | 1897 | ~ |
| | 6 | 1899 | ~ |
| | 7 | 1898 & 1900 | ~ |
| | 8 | 1901 | ~ |
| | 9 | 1904 | ~ |
| | 10 | 1906 | ~ |
| | 11 | 1908 | ~ |
| | 12 | 1910 | ~ |
| | 13 | 1914-1918 | ~ |
| 2 | 1 | 1902-1911 | <i>Swabue Quarterly</i> |

**Table 3. The Microfilms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ies
on Late-Nineteenth-Century Chaozhou**

| R.Number | Description - Geographic File | | |
|------------------|---|--------|--|
| FM-739 | Missionary Affairs in South China | FM-73 | William McKibben, 1875-1884 |
| FM-740 | Missionary Affairs in South China | FM-74 | William McKibben, 1895-1900 Miss Sophie A. Norwood, 1878-1886 S. B. Partridge, 1873-1900 |
| R. Number | Description -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1800-1900 | | |
| FM-66 | William Ashmore, Jr., 1880-1900 William Ashmore, Sr., 1858-1879 | FM-75 | Anna Scott, 1889-1900 Mary Scott, 1891-1896 |
| FM-67 | William Ashmore, Sr., 1880-1899 | FM-76 | Jacob Speicher, 1895-1900 |
| FM-68 | Elia Campbell, 1891-1897 George Campbell, 1888-1890 Miss C. H. Daniells, 1879-1900 William Dean, 1843-1851 | FM-108 | China-Siam: William Ashmore, Sr., 1851-1859 William Dean, 1833-1842, 1864-1865 |
| FM-69 | William Dean, 1852-1858 Adele Fielde, 1885-1889 John M. Foster, 1888-1900 | FM-109 | China-Siam: William Dean, 1866-1895 Adele Fielde, 1866-1884 |
| FM-70 | A. F. Groesbeck, 1898-1900 Clara Hess, 1887 | FM-110 | Siam, Hong Kong: John Johnson, 1848-1851 China-Siam: S. B. Partridge, 1868-1873 |
| FM-71 | John Johnson, 1852-1873 Mrs. John Johnson, 1874-1879 H. A. Kemp, 1893-1900 | FM-176 | William Ashmore, Jr., 1900-1919 |
| | | FM-229 | William Ashmore, Jr., 1900-1919 |

歷史檔案館從英國公共檔案館新購檔案複本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館

一直以來，歷史檔案館都與國內外主要檔案館或圖書館保持緊密的聯繫，以搜尋和購買有關香港的歷史檔案或資料，來填補歷史檔案館戰前檔案的空白，和方便本地人士利用收藏於香港以外的研究資料。本文要介紹的是歷史檔案館剛從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of UK)所購置的一批歷史檔案。

歷史檔案館在 1975 至 76 年就有從英國公共檔案館購買檔案，最早的一批是屬於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第 129 號檔案組別(CO 129)的 35 毫米縮微膠卷¹。這個檔案組別的全名是“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841-1951”，當中包含 600 餘卷，主要是香港政府與英國殖民地部的往來公文。鑒於 CO 129 是研究戰前香港的一套重要資料，歷史檔案館在購買了這批檔案後，就開始編製索引的工作，這計劃最後在 1988 年完成，此後公眾人士和學者利用這批檔案就更方便了。²

歷史檔案館最近自英國公共檔案館購買的檔案來自三個檔案組別：CO 1023、CO 1030 和 CO 131。³ CO 1023 的檔案組別名稱是：“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and Pacific Department: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946 – 1955”，共有 242 個案卷，都是英國殖民地部轄下處理有關香港及太平洋區域事務部門的往來公文，歷史檔案館購買了其中 32 個與香港有關的案卷，涵蓋年份是 1951-1954 年；CO 1030 的檔案組別名稱是：“Colonial Office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and successors: Registered Files (FED Series) 1941 - 1967”，共有 1734 個案卷，內容主要是英國負責東亞殖民地及英聯邦事務部門的公文書信，歷史檔案館從中選購了 356 個與香港有關的案卷，涵蓋年份是 1954-1965 年。以內容和性質而言，CO

1023和CO 1030的檔案其實是CO 129檔案的延續，這不過足由於戰後英國殖民地部經過改組，所以英國公共檔案館把處理香港事務部門所產生的檔案歸入新的檔案組別內。⁴

至於 CO 131，其檔案組別名稱是：“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該檔案組別的內容有三類：(1)立法局的會議文件；(2)行政局的會議文件；和(3)行政報告(Administration Report)。由於歷史檔案館已有齊全的立法局會議文件和行政報告，與及二次大戰後至 1970 年的行政局會議文件，所以檔案館新購入的 CO 131 主要是彌補館藏 1844 年至戰前(共 30 卷)行政局會議文件的不足。⁵

上述檔案的編目工作已接近完成，公眾人士可以很快就可在歷史檔案館利用到這些檔案。我們在將來仍會繼續從世界各地不同機構購買與香港有關的歷史檔案，務求進一步豐富館藏和令公眾人士可以更方便地利用有關香港的檔案和資料。

附載：

歷史檔案館為了向中學歷史科老師廣泛地推介紹館內的藏品，及鼓勵他們有效地在教學時使用這些檔案資料，特別編製了一套命名為「教科書以外：歷史檔案在課室的應用」(Beyond the Textbook: Connecting Archives and Classrooms)的教材套，並於 11 月 19 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與教育署合辦了一個研討會，以介紹教材套的內容和運用方法。研討會當日，所有參與學校都會獲分發一套教材套。如欲進一步查詢研討會詳情，歡迎致電教育署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電話：2892 6527)或歷史檔案館公共服務部(電話：2195-7700)。

註釋：

¹除了 CO 129 外，歷史檔案館從英國公共檔案館購買的檔案尚包括下列各檔案組別中有關香港的部份：

- (i) CO 349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 Hong Kong Register of Correspondence 1849 – 1952);
- (ii) CO 403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 Hong Kong Entry Books 1843 – 1872);
- (iii) CO 489 (Colonial Office: Hong Kong Register of Out-Letters 1872 – 1926);
- (iv) CO 537 (Colonial Office and Predecessors: Confidential General and Confidential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759 – 1955);
- (v) CO 882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Eastern 1847 – 1952);
- (vi) CO 885 (War and Colonial Department and Colonial Office: Subjects Affecting Colonies Generally, Confidential Print 1839 – 1966)

²香港大學洗玉儀在 1997 年曾編製了一個 CO 129 的電腦化索引，令使用這批檔案更為方便。見 Elizabeth Sinn, *Index to CO 129 (1842 – 1926)* [computer file] (Hong Kong: History Dep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Index to CO 129 (1926 – 1951)* [computer file] (Hong Kong: History Dep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後者更可透過互聯網頁查閱 (網址：<http://www.catholic.org.hk/co129/>)。

³香港大學圖書館亦藏有這三個檔案組別的縮微膠卷。根據該館電腦藏書目錄(<http://library.hku.hk/search>) 的顯示，這三個檔案組別所包含的案卷數量分別是：CO1023 – 33 個；CO 1030 – 327 個；CO 131 – 16 個。從數量上比較，歷史檔案館新購的 CO 1023 比港大圖書館所收藏的案卷少 1 個，CO 1030 比該館多 29 個，至於 CO 131 則多 14 個。

⁴Norman Miners, “Notes on the Hong Kong Record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London.”，載王廣武主編《香港研究資料叢刊》(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三聯書店，1999 年)，頁 125 至 133。

⁵首四卷是行政局和立法局會議文件的合編。

東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利用

楊寶霖

東莞中學

一、搜集

我在東莞地方文獻方面，搜集的範圍很廣，包括：詩文別集、方志、俗文學、碑刻、族譜、家乘、方言之書、農業。

我搜集的目的，不是想做收藏家，而是研究所需。搜集的內容，是我研究的內容。在研究畛域分明，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的今天，未免為專家所笑。有志者，都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來決定前進方向的。本人不在科研單位，一無經費，二無公置資料，三無助手，含苦茹辛，廢寢忘食，寫出一本專業的著作來，像我

這樣的人，出版社會出嗎？自己所處的環境，要出書，只能游說有識的而不計經濟效益的民營企業家，或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出資者必根據自己的興趣與需要，作出投資的選擇。如《農史論文集》之類，他們是不感興趣的。本人以前是在華南農業大學研究中國農史的，全國只有三份農史雜誌、季刊或半年刊。一年能用你幾篇呢？何況雜誌大都論資排輩。所以我只能雜。況且學科與學科之間，是有聯繫的，不同的學科，可以互補。當然，雜，不能專攻，精力分散，成就不大，成不了家。但我不是自

幼出家，未經剃度，沒有袈裟度牒，不是某高僧弟子，又不在名寺修行，自知修不成正果，作一野狐禪。吾願足矣。

搜集地方文獻，其艱苦情況，非局外人所知。一個小地方的文獻，極少有公家搜集與收藏，只能自己動手。我為抄碑，東莞遠近附近的荒山野嶺，都留下我的足跡；為讀莞人遺集，訪遍了故家遺老；為得族譜，凡聞有藏者，即騎車前往，托親友，輾轉引線，不得讀不止。流出海外的東莞的珍本秘籍，在好友的鼎力成全下，也進入我的自力齋，再通過各種途徑，把它影印出來，為世所用。如：

【康熙】《東莞縣志》，國內無傳本，藏日本內閣文庫，1987年托香港蕭國健博士從日本得縮微還原本，我親自逐頁描修，並作校補，1993年交由東莞人民政府影印出版。描修，校補，沒有一分錢報酬。

《花箋記》、《二荷花史》，是廣東俗文學木魚歌中的佼佼者，而書用了大量的東莞特有方言，可知是東莞人的作品，現在存世最早的兩書的刻本 康熙本、乾隆本，不在中國而在巴黎和倫敦。我非常感謝科大衛博士和程美寶博士，兩位專程為我遠涉重洋，把兩書的縮微放大本攜回中土。

我就是這樣，靠好友的幫助，從東莞本土、廣州、北京，而至國外，搜集東莞的地方文獻。

搜集東莞地方文獻的艱難情況，前年，我舉過搜集族譜一例，今再補充兩例：

1983年，我校訂《全芳備祖》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偶然發現抗清英雄東莞張家玉的詩文集（原無書名，姑名之葉編本《張家玉集》，抄本），較永曆刻本復抄本及其他幾種刻本、抄本為佳。其時我正承擔《嶺南遺書》編輯部整理《張家玉集》課題，得此佳本，為之狂喜。我已知北大圖書館善本室規定所藏之書，只能閱讀與校訂，不能照抄。於是我將葉編本《張家玉集》中詩文，分散抄於《全芳備祖》的校訂稿中。關館出門時，誰知要檢查筆記，我

夾帶抄錄的《軍中遺稿》中詩被檢查出來，管理員用墨筆一一塗去。我一旁看着，十分痛心，眼淚不禁奪眶而出，管理員見狀，說：「我很理解你，但這是規定。」雖然我已得張家玉著作多種，但留在華農，一時難至。我就心生一計，由抄錄改為背誦，每天背三百餘字。回住處後，工整地用毛筆默寫出來。歷45天，默寫完畢。我就堂而皇之，以另一版本拿出來校訂了。

例二：東莞有一位老先生，家藏東莞地方文獻頗豐，中多秘本。但秘不示人。我以通家之好，格外開恩允借。但一書借期，只能一天，明日七時，就要歸還。我已借閱數種，從不爽約。一次，借到明遺民梁憲《無悶集》，這是海內孤本（抄本），我想全抄，乞展展期而不允，我只請假一天，伏案疾抄，明日，晨曦初照，抄書畢矣。次年，老先生辭世，其藏書星散，幸當年抄存數種。為臨文所用。

二、利用

1. 利用東莞地方文獻研究東莞

利用東莞地方文獻來研究東莞是很自然的事，如：用所見的東莞二百多種族譜家乘寫成《東莞氏族源流考》（約35萬字，未出）。

【崇禎】《東莞縣志》，國內只有抄本孤本，藏廣東中山圖書館善本室，得中山圖書館大力支持，允許拍照，以拍照本為底本，用存世的各種《東莞縣志》為之校訂，1993年交由東莞人民政府排印出版。

明初，東莞陳璉是一位文學大家，其詩對廣東詩壇影響很大，其文是研究明初廣東歷史的重要資料。陳璉所著的《琴軒集》，通行本是《聚德堂叢書》的十卷本，得康熙刻的三十卷本以後，即自己動手描修，經三月乃竣，並從東莞方志、碑刻、族譜中輯出佚詩39首佚文32篇，共4萬3千餘字，作為附錄，隨即遊說陳璉家鄉東莞橋頭鄉影印（共印250套，每套5冊，已出）。

用《東莞張氏如見堂族譜》、《張文烈遺

集》、《文烈公集》、《名山集》、葉編本《張家玉集》、多種《軍中遺稿》等十多種東莞地方文獻，及《明季北略》、《東南紀事》等十多種史籍，整理出《張家玉集》收入《嶺南遺書》(1992年出版)。

用二百多種東莞的總集、別集、方志等書，校訂大型總集《東莞詩錄》(約300萬字，分7冊，第1冊即出)。

用一百多種東莞的總集、別集、方志等書輯編《民國莞詩》(約50萬字，在編輯中)。

2. 東莞地方文獻亦有助於東莞以外文化的科研

1977年，用《亭頭陳氏族譜》、《東莞詩錄》，補充《全宋詞》中陳紀的生卒年及其詞二首。

1981年用東莞檔案館所，我獲得《風岡陳氏族譜》(東莞北柵)，結合口碑，考證出我國蕃薯引種的最早之時(明萬曆十年，1582)，最早之人，最早之地。成我國引種蕃薯的最早的人，和引種蕃薯的最早之地，是中國農史研究上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

1985年我在《廣東荔枝小史》長文(2萬5千餘字)中，東莞荔枝栽培一節，用的是東莞地方文獻。

1987年寫成《廣東降雪考》長文(3萬2千餘字)，順治十三年(1656)樂昌、翁源、曲江、開建、大埔、興寧、揭陽、龍川、五華、惠陽等地的一場下了4天的大雪，各地方志都不載具體日期。我用東莞人張穆兩首詩，考證出一場大雪具體日期是順治十三年正月十五相鄰數日。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廣州、番禺、南海「大雪霜，樹木多凍死。」下雪的月日不明，下雪的持續時間未記。康熙、雍正、嘉慶、民國等4種《東莞縣志》都失載。東莞《南社謝氏族譜》載：「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塘水堅冰，池魚凍死，林木凋謝。至二十三日方止。」可補東莞方志之缺，添廣州、番禺、南海三地方志之詳也。

80年代初被稱民族英雄的袁崇煥的籍貫，有過激烈的爭論，有廣西藤縣說，廣西平南說，廣東東莞說。我用袁崇煥自己認為是東莞人的材料：一，袁崇煥《重建三界廟碑記》(碑在東莞水南)、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二，袁崇煥的好友、幕賓、部下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的材料以這些為主要論據，寫成《袁崇煥籍貫考實》，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在東莞那位老先生處，抄得的梁憲《無悶集》，其《序》是難得的一篇屈大均論詩的佚文，王貴忱先生據我提供，收入《屈大均全集》。是海內孤本(抄本)。

用明東莞人王希文《石屏公遺集》卷上《重邊防以蘇民命疏》、結合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考證明正德初中葡屯門之戰中，將俘獲的四門佛郎機炮獻上明廷是何儒，仿製佛郎機炮首於東莞，製炮技術員是楊三。

廣東俗文學木魚書的佳作《花箋記》、《二荷花史》，我從二書中大量運用了東莞特有方言，證實二書是東莞人所作。《花箋記》自1927年鄭振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現現存最早的康熙五十二年淨靜齋刻本《花箋記》以後，75年來，海內外研究者大不乏人，但對評者鍾戴蒼為何許人，淨靜齋為何處書坊？均不得要領。我用【民國】《東莞縣志》、《東莞詩錄》、東莞橫坑鍾氏宗祠內鍾映雪《重修鍾氏祠堂記》考證出「戴蒼」為鍾映雪之字，淨靜齋是鍾映雪的書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康熙五十二年刻本，是鍾映雪的自評自刻本。

事例正多，不暇枚舉。

搜集、利用地方文獻多年，我的體會是：搜集地方文獻，不放過任何機會，跟蹤追尋。平時，博覽群書，勤為積累。正如陸游所說：「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功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華南研究講座系列

South China Lecture Series(5)

華文文學中的香港想像

The Imaginary Hong Ko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主講：王德威教授

presented by Prof. David Wang

第一節

魂兮歸來 - - - -

歷史迷魅與文學記憶

主持：張洪年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講評：陳麗芬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危令敦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六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分

地點：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7332 室

第二節

反串中國 - - - -

敘事欲望與民族性別

主持：高辛勇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講評：危令敦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陳麗芬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六日

時間：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7332 室

第三節

香港的情與愛

主持：陳國球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講評：黃子平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七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正

地點：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7332 室

第四節

圓桌討論會

主持：陳國球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七日

時間：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3362 室

Session 1

Second Haunting:

Phantasmagoric Realism and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Chairperson: Prof. Samuel H.N. Cheung (HKUST)

Discussant: Prof. Chen Li-fen (HKUST)

Prof. Ngai Ling-tun (HKUST)

Date: 2001.11.6

Time: 14:00-15:30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Session 2

Impersonating China

Chairperson: Karl S.Y. Kao (HKUST)

Discussant: Prof. Ngai Ling-tun (HKUST)

Prof. Chen Li-fen (HKUST)

Date: 2001.11.6

Time: 16:00-17:30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Session 3

Love and Passion in Hong Kong

Chairperson: Prof. Leonard K.K. Chan (HKUST)

Discussant: Prof. Huang Ziping (HKBU)

Date: 2001.11.7

Time: 14:30-16:00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Session 4

Roundtable discussion

Chairperson: Prof. Leonard K.K. Chan (HKUST)

Date: 2001.11.7

Time: 16:00-17:30

Venue: Rm. 336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明清社會經濟史系列講座

濱島敦俊教授主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

第一講

文獻材料和口碑材料 ---- 以江南地區民間信仰的演變為例

日期：2001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中山大學廣州校區永芳堂三樓多媒體講學廳

第二講

士、士大夫與鄉紳

日期：200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教學大樓 F206 室

第三講

朱元璋政權的宗教政策

日期：200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中山大學廣州校區永芳堂三樓多媒體講學廳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辦

華南研究中心講座

日期：2001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

題目：明代福建的築城活動

講者：徐泓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3362 室

日期：200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日）

題目：江南地區民間信仰研究與地方文獻

講者：濱島敦俊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3362 室

日期：2001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二）

題目：Rural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A personal revisit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時二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2502 室

日期：200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

題目：南中國花船調查

講者：田仲一成教授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7332 室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東亞貿易網絡與地域社會」研討會 暨北部灣沿岸田野考察

研討會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永芳堂

田野考察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考察地點：湛江、雷州、北海、防城和京族三島

(主要考察有關海上貿易、民間信仰、族群關係等方面的活動及其遺跡)

查詢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程美寶博士

電郵地址：hsdh04@zsu.edu.cn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馬木池先生

電郵地址：schina@ust.hk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資助

中山大學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合作主辦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承辦

2001 華南研究年會

「貿易網絡與地域社會」學術討論會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永芳堂

注意事項：

1. 會議不取報名費，惟交通、住宿、膳食費均由與會者自理。
2. 為方便外地與會者，中山大學歷史系可代訂中山大學校園內的賓館房間，雙人房每晚約為人民幣 250 元。如需代為訂房者，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一）前通知大會聯絡處。
3. 有意於會議上作專題報告者，亦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一）前將報告題目及提要送交大會聯絡處，以便安排。

大會聯絡處：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程美寶博士

電郵：hsdh04@zsu.edu.cn

電話：86-20-84036222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馬木池先生

電郵：schina@ust.hk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廣東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會 / 香港華南研究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 中山大學歷史系 /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辦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更改地址

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二十五期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華南研究會 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黃永豪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c/o Humanities Divis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enter>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印製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啓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爲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爲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爲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爲限。
- (六) 截稿日期爲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馬木池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